顾城海外遗集

如同拾一片落叶

访谈对话卷（下）

荣挺进 辑录
顾乡 校注

金城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如同拾一片落叶

顾城海外遗集

访谈对话卷（下）

荣挺进 辑录
顾乡 校注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目录

第五辑 1992 年 6 月（二）
阿姆斯特丹 — 鹿特丹 — 柏林

“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”——同德国汉学友人餐间谈 / 006

真理没有“好”“坏”——与汉学友人谈 / 010

这书忒宝贵了——与友人谈 / 025

为了有一天到树上去歌唱——诗歌节开幕式前散谈 / 031

麦地在阳光下一片平坦——与友人谈 / 039

最端正的杯子，是桔子——与汉乐意餐间谈 / 049

写诗就是一个赤子之心——与友人 L、S 谈美英荷之行 / 069

那个声音他们能懂——友人来访 / 077

第六辑 1992 年 7 月—10 月

柏林

诗人只面对上帝——同劳拉谈 / 084

理想、实现与人性——与友人 Z、C 等散谈 / 089

实境 • 虚境 • 幻境——同留学生朋友聚会 / 096

因为土地才有天空——加拿大《太阳报》采访 / 108

只要诚实，就能到达——与 K 林中散步谈美、英、荷之行 / 122

说出来，就说出来了——与汉学友人 K 谈 / 129

灵魂 艺术 环境——德国新闻署采访 / 141

光使万物枯萎，又使万物生长——关于前卫（现代观念）艺术展 / 157

与起点合一的终点——关于前卫（现代观念）艺术同 J 谈 / 171

关于现代主义 ——前卫艺术展筹备期间与友人谈 / 186

解释概念我不擅长——与汉学友人谈 / 199

第七辑 1992 年 11 月 —1993 年 1 月

柏林 – 波恩 – 巴黎 – 柏林

它诞生另一个世界——与译者谈组诗《城》《鬼进城》 / 208

筑一个小城——栗子采访 / 238

因为气质不同——与友人谈 / 243

与光同往者永驻——德国之声亚语部访谈（一）/ 269

“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”——德国之声亚语部访谈（二） / 305

你是前所未有的，又是久已存在的——采访谈话 / 322

来自命运感中的认识——与汉学友人谈 / 361

与穗子谈 / 383

无目的的“我” / 390

“排着队，突然我就走出去了”——与友人谈 / 398

如同拾一片落叶——与车先生谈 / 409

编后小记 /417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第五辑 1992 年 6 月（二）
阿姆斯特丹 – 鹿特丹 – 柏林

“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”——同德国汉学友人餐间谈 / 006

真理没有“好”“坏”——与汉学友人谈 / 010

这书忒宝贵了——与友人谈 / 025

为了有一天到树上去歌唱——诗歌节开幕式前散谈 / 031

麦地在阳光下一片平坦——与友人谈 / 039

最端正的杯子，是桔子——与汉乐意餐间谈 / 049

写诗就是一个赤子之心——与友人 L、S 谈美英荷之行 / 069

那个声音他们能懂——友人来访 / 077

第六辑 1992 年 7 月—10 月

柏林

诗人只面对上帝——同劳拉谈 / 084

理想、实现与人性——与友人 Z、C 等散谈 / 089

实境 • 虚境 • 幻境——同留学生朋友聚会 / 096

因为土地才有天空——加拿大《太阳报》采访 / 108

只要诚实，就能到达——与 K 林中散步谈美、英、荷之行 / 122

说出来，就说出来了——与汉学友人 K 谈 / 129

灵魂 艺术 环境——德国新闻署采访 / 141

光使万物枯萎，又使万物生长——关于前卫（现代观念）艺术展 / 157

与起点合一的终点——关于前卫（现代观念）艺术同 J 谈 / 171

关于现代主义 ——前卫艺术展筹备期间与友人谈 / 186

解释概念我不擅长——与汉学友人谈 / 199

第七辑 1992 年 11 月 —1993 年 1 月

柏林 — 波恩 — 巴黎 — 柏林

它诞生另一个世界——与译者谈组诗《城》《鬼进城》 / 208

筑一个小城——栗子采访 / 238

因为气质不同——与友人谈 / 243

与光同往者永驻——德国之声亚语部访谈（一）/ 269

“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”——德国之声亚语部访谈（二） / 305

你是前所未有的，又是久已存在的——采访谈话 / 322

来自命运感中的认识——与汉学友人谈 / 361

与穗子谈 / 383

无目的的“我” / 390

“排着队，突然我就走出去了”——与友人谈 / 398

如同拾一片落叶——与车先生谈 / 409

编后小记 /417





第五辑　1992年6月（二）

阿姆斯特丹—鹿特丹—柏林

“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”

——同德国汉学友人餐间谈[1]

民主这种东西也是一样，它是同民族性格，他们的文化宗教历史，同他们对人世的感应长在一起的，就像有人说继承唐诗风韵，而那个风韵是不可能从那个时代切下来搬过来的。

A：你是说我们这个西方的民主，它不能搬到中国？

我觉得民主起码首先要求这样一个环境，比如在我们那个小岛上，没什么谁高谁低的观念，没什么欺弱、幸灾乐祸这类内心成分，你有钱是你的生活方式和由于你的机遇，我穷过是我的爱好和命运，就跟你唱歌我跳舞一样。大家谁高兴了聚一聚，平时各干各的，在一起都挺好的。这样民主才能自然而然。没这点，那就难保比专制好，而且跟着还得闹出新的专制。比如说人多势众的就会一起打击抢劫人少势弱的，这我小学、幼儿园里都看见了，几个孩子一嘀咕，其实就是民主通过，就可以把一两孩子欺负了，欺负成什么样都有可能，这时候还只有老师，也就是专制才是保证。要说起来，不准打人骂人都规定得好好的，小孩儿也都清楚得不得了。

当然也有同样多的情况，小孩儿都想这样，而老师一个人的专制就让所有小孩儿的愿望破灭。

我是相信精神的，精神自有自己的道路。哪怕他就是一个人，哪怕面对强权，精神强大的时候照样一往无前。但是精神不是说有就有的。民主如果不能遇到一个由本土长出来的精神，并且由这个精神推动的话，那无论是靠强力还是靠说教，都是搬不进去的，要么变成另种专制，像许多大

[1] 此为阿姆斯特丹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期间。A为汉学友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小专制你争我夺呵，或者什么强力傀儡政治呵，要么一切照旧。

A：就是什么也不改变？

我相信每块土地只要它命不该亡的话，它就一定会生长出照耀自己也照耀万物的生命精神来的。

A：我们这里民主，也是恃强凌弱。

现在就是世界物化，人也物化，艺术也物化，评论也物化。

但是就像上帝把气吹到人身上，人就活了一样，没有这个呼吸，它就是死的。

无论你怎么研究它的鼻子、耳朵、眼睛，它没有这口气，没有呼吸，它还是死的。

那死的东西论高下的话，那也没有呼吸，那就像称石头似的，看哪个重吧。诗看它用多少手法，文看它造多少形式，那个秤呢，还是个西方秤。

A：你看《圣经》，你的生活并不是你创造的，就是本来就有。

我们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。

烨：这是他写在一首诗里的句子。

A：《圣经》里还有个说法，创世纪七天。这七天还没完，我们还在这七天里。

从一个昆虫到一个蛇到一个云到一个人，全部过程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象征，显示上天的那个力量。

A：我是信教的。

烨：噢，感觉到了。

刚才你走过来，我正跟他们说你像个神父呢。

A：我有什么东西给人这个印象？

我有一个朋友叫库彬，我想您知道他？

A：知道。

他的眼睛有时候也会这样地看着。在他心里不单是人的问题，在他心里有一个神的问题。我觉得是这样。

A：你觉得我和他一样吗？

烨：不是说一样，是这个感觉。

我刚才说在你的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这个世界上的，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一点忧愁。

A：有吗？

这个忧愁不在于这个世界应该这样还是那样。

A：你看到这点，就是知道我的秘密了。

烨：哎哟！

你知道库彬他也曾经学习神学，他是一个神学家。

A：是吗？哦！

他后来看李白，他觉得东方是他的宗教。

A：他是天主教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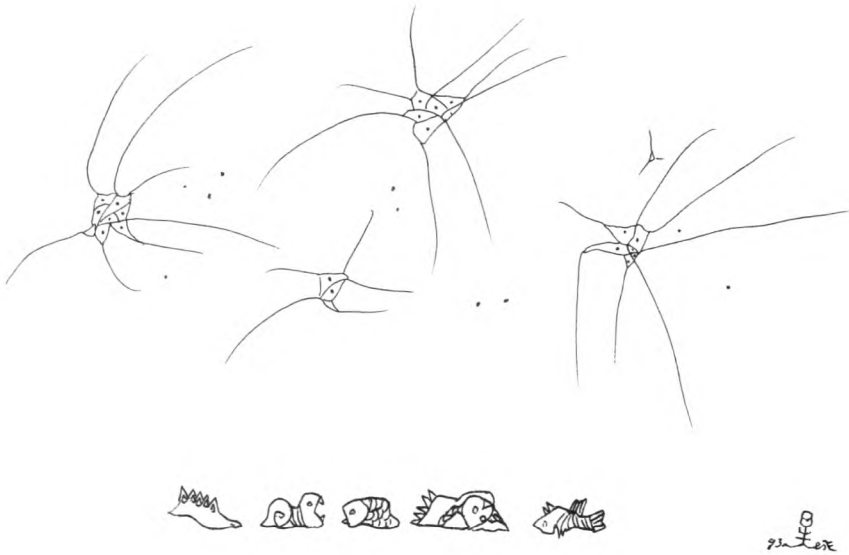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道。你看他穿的衣服，有时候是黑的，好像是披风似的。他不是有意追求。

烨：但是就表现出来啦。

A：没办法，是他自己的。

我喜欢有神的人。特别是现在，对着一个如此无神的时代，而不是神泛滥的时代。

6月9日　阿姆斯特丹



从一个昆虫到一个蛇到一个云到一个人，全部过程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象征，显示上天的那个力量。我相信每块土地只要它命不该亡的话，它就一定会生长出照耀自己也照耀万物的生命精神来的。

——图《星》1993年画于柏林

真理没有“好”“坏”

——与汉学友人谈[1]

人是重要的，人和世界间的关系就是这个“性”，怎么说？

灵和物的一个冲突。

对。

是矛盾的。

它就是把人从客观中分出来，是主观的。

人是不重要的，这是中国的看法。刚才说的那句话，“你和宇宙本是一体”，也就是说，人即自然，不妨套用你的词，就是人即“客观”吧；然后“你以为你和宇宙不是一体，以便在它的怀抱中嬉戏”，我们就将这个“以为”看作你说的“主观”吧；这个主观是暂时的，又是灵动的，当创造通过它而实现的时候，它被它自己误为创造者，或者它要“贪天之功”强说与“天”无关。

像“天”呵“自然”呵，这些个字看用在什么地方，含义是有变化的。“天”是天空、宇宙、万物、客观、神、冥冥、命运、自然；“自然”，一个指同主观相对的自然万物，一个是人的自然的心境态度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“自然”；这里“道”应该看作就是宇宙天地的根本规律了，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、牛顿的几个定律都还没够上，只是达到了“天”吧，离“道”还不知多远；而那个终极的“自然”它便是这一切的创造者，“道”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，根本定律，包括主观，

[1] 作者6月12日至20日停留鹿特丹，参加6月13日开幕的第三届荷兰国际诗歌节。

灵动呵，精神呵——皆来自这里。

这时你该看得出来了吧，人是最小的。中国将人看作泥土、尘埃，没有存在的意义；但是同时看见灵动是属天的，创造是自冥冥来的，是属道或自然的。这就在将人的生活鄙夷到了底的同时，看见了灵性的直达天庭。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个灵性上，灵性进入才叫“生命”；所以我说“生命同生活无关”，而且“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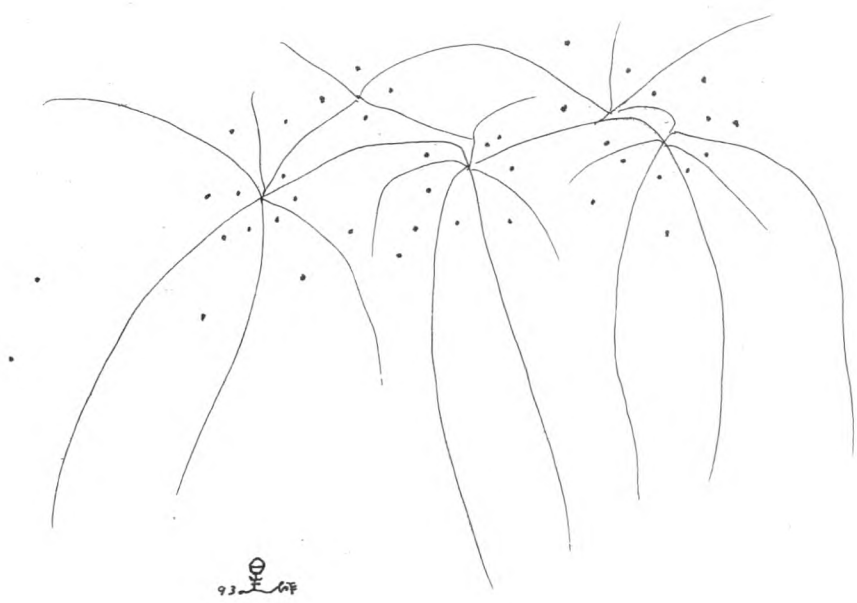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你说的，还是？

这是我说的。但是不论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符合中国的说法的。中国有十分明晰的阐述，像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这样的话，就是将生命和生活分开看待的，一方面没有自由地生活着，一方面让生命自由，两者可以各顾各的，互不相干。这样将生命同生活分开看待，可以使人超越生活的苦难。

西方将“灵”看作就是属人的，天地都是上帝归给人管的，人很重要，要不然天地都成问题；这在中国看，就是很孩子气的了；就像小孩子总是觉得自己很重要一样，他们动一动都会牵动父母；西方愿意强调上帝一直看顾他们。

我觉得中国人主要是宇宙中间的人与人的关系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孔子谈到人与人的关系，人和宇宙的关系。

孔子画了一个圈儿，人世上的。力怪鬼神，人不能知道、不能掌握的东西他都不说。那么排除了这个之后，就只剩下了人和人的关系了。他的着眼点就在这儿，让这个社会有序，以延续下去。也就是说他只取了人如泥土、草芥那一极，“灵”的那一极他是不要的，因为那个东西不好控制，纳不进规范，会破坏他认为最为要紧的秩序。而唯有秩序是人生存下去的保障，这当然说的是整体性地生存下去，个别的生存不论。



『天』是天空、宇宙、万物、客观、神、冥冥、命运、自然……

这就在将人的生活鄙夷到了底的同时，看见了灵性的直达天庭……

重要的是那个不去说的东西。那个东西是个大大的背景，是个无所不在的威慑……

——图《星》1993年画于柏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